

[人生况味]
办公室的故事
■ 王赐林

出纳员阿英外表看起来很斯文，吃东西的时候则另当别论。我讨厌她的吃相。她吃东西的声音之于我，无异于一种刑罚。短时间里，我就记错了几行数字。会计科长刘香看上去很沉稳，其实他在生闷气。一早上班，便把老婆一些不良习性以及生出口角之事讲给我们听。指望我们同情他。阿英出于好意，劝他几句。阿英的言辞并不激烈，只是后面那句有点扎耳。阿英说，不懂让女人的男人不是好男人。他便有了反应了，激愤地说，对不对，你们说的都对。全是我的错。之后就再不作声了。

刘香人称“阿香姨”。他因为这个特别生气。凡是管他叫“阿香姨”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断绝关系。

尽管我从未叫他作“阿香姨”，但觉得除了名字以外，他的动作、体型以及做派确实带有点女人味。比方说，写字的时候，他握笔那只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就会夸张地曲张起来，真像那些嗔气女人故装的娇态。走路还会扭腰肢晃屁股，像跳舞一样。今天阿英说他，他还话时，不说“你”，而是说“你们说的都对”，把我也囊括进去了。我半天作声不得，万想不到还有人的指示代词用得这么糟糕。

蒋良赛的到来，才打破我们财务办公室的僵局。

蒋良赛自承建我们厂的车间大楼后，时常在厂里神出鬼没。但他走的是上层路线，没怎么把我们放在眼里。今天，太阳照常从东边出来，他却给我们带来一大袋硕大鲜红的荔枝，让我们受宠若惊。

阿英的嘴巴一直在忙个不停。就连残留在荔枝壳里的汁液，她都要仰面起来倒进嘴里。或许是吃人的东西嘴软，她一直夸蒋良赛像日本大老板。乐得蒋良赛合不拢嘴，笑声像小狗狗。

蒋良赛清了一下嗓子说，兄弟今晚请全体科室人员吃便饭，还望各位财神爷赏光。说要连连向我们作揖。

刘香当即回绝说，我有事，去不了。

蒋良赛立即走过去，搭着刘香的肩膀，用一种很亲热且又毋庸置疑的口吻说，那可不行，缺了你这颗明星，今晚的饭菜怎么说呢，就等于少了味精和盐，怎么吃嘛。

刘香说，我真有事，不能奉陪。

蒋良赛一下子结巴起来，刘刘刘科长，给个面子。一不留神打翻了刘香的茶杯，茶水洒了一地。蒋良赛忙不迭地说了几个对不起。

刘香说，我喉咙痛，小林帮我解释解释。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瓶清凉油，涂抹咽喉部位。又活动了几下脖子。

蒋良赛问，刘科长，兄弟得罪过你吗？如果有，兄弟愿当面向你赔礼道歉！

刘香连忙摆手说，没有没有，蒋老板言重了。我插嘴说，蒋老板，我们刘科长说过的话十二头牛都拉不回来，别做梦了。阿英“噗哧”笑出声来，偷偷摇头。

蒋良赛苦笑了一下，快快离开财务办公室。

阿英说，为什么不去呢？好不容易逮住一个好机会。

刘香说，要去你们去，反正我不去。天下哪有免费的晚餐。

阿英问我，小林去吗？咱们一起去，坐在一块，热场一些。

好久没有吃肉了。我何尝不想随公吃生日？但想想刘香说的有点暗藏玄机，便拿定主意说，英姐，我也不去。

阿英不再作声，将保险柜的门重重地关上。刘香的脸上，似乎露出一丝赞许的笑意。

临近下班的时候，厂长走进我们办公室，大声宣布道，今晚下班后，我们一起去金水门吃海鲜，蒋老板请的客，不准请假。他似笑非笑的脸上，一双贼鸷般的眼睛在逼视着我们。一再强调说，大家听清楚了，不准请假！我扫了刘香一眼，他默不作声，埋头记账，食指和无名指一如既往的两头翘。

下班了，海风晚来急。全体科室人员像过生日一样兴高采烈去金水门赴海鲜盛宴。刘香也去了。听人说他在酒席上一直埋头苦干。吃了七只大龙虾，六盅酒。

我没去。理由很简单，大丈夫说不去就不去。

[情怀深处]

这是一场自海南有气象记录以来降雨量最多、强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的自然灾害。

这是一个挥之不去又难于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早上 8 时，我和孙处长奉厅党组之令到澄迈县永发镇的大山，浸砖、松尾水库去查看水情和灾情。中午又冒着滂沱的大雨，马不停蹄的赶到福山水库去了解下游村庄受淹情况，事情处理完毕后正想赶回海口汇报情况。途中，接到了厅领导的电话，说澄迈县城附近有一宗水库出现了险情，问我是否知道具体情况。电话里虽然没有明确指示我们赶去现场处理，但险情就是命令！我赶紧让司机掉转头头风驰电掣般地向出现险情的合福朗水库驶去。待我们赶到现场时，杨思涛书记已指挥部队及时打开了溢洪道的障碍物，溢洪道以每秒 25 个立方米的流量泄洪，水库水位开始回落，险情得到了控制。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商量后，又开挖了一条临时溢洪道。这时，我又接到了厅办公室的电话通知，让我赶回海口明日赴京开会。

我们离开合堀朗水库后不久，夜幕即

[诗页]
重 逢(四首)
■ 吴乾机

抒怀
南国一梦几十年，
赋各凌云志得酬。
怀旧时节聚琼北，
又重情长话书楼。

夜泳海师大
绿荫深院闻经纬，
霓虹月下送银辉。

[书画手记]

笔底耕尽家春秋
——记王建顺和他的画
■ 杨 道

在军旅画家王建顺的画室里呆了一上午，画室里的墙上挂满了画，我走来走去，看完了还回头，仿佛再出不去了——

七岁的王建顺，在大哥结婚的时候，因为一位老先生对天花板的裱糊，就有了作画的兴趣，对于颜色，他大抵有着天才的认知。他出生在中国最贫困的时期，少年时代又赶上一个特殊的十年，在那个时候，人们隆重地发现了“吃”的喜悦，一件最基本的功能，在很长的时间里，得到过份的注意。王建顺对生活却有独到的见地，他用红薯根与地瓜充饥，把大哥大嫂给的生活费攒起来，看画展，买颜料。后来成了画家的王建顺，与那个年代隔了相当的距离，不过年少时的所见所闻，到底对他还是有了切身的、剧烈的影响。譬如《我要》里的小姑娘，她脸上充满了急切，一只手紧紧地抓着支撑物，另一只手抵着下巴，手指曲着，荫庇了她攫取的欲望，眼睛里有犀利却清澈的微微的笑。

我喜欢《捉迷》里的童趣，这应也是画家心底最柔软的部分，五个形态各异的农家孩子，画家抓住了那种永久而又暂时的，日光照在童年身上的感觉。也许有了千年的老树根，是华美的背景，走在前面的两个孩子，张着手，又开腿站着，都很高兴，小女孩显得胆怯，张开的手，撑在老

抗 洪 归 途 中

■ 吴文生

将降临。此时从南渡江上游汹涌而下的洪水与周边几十平方公里的洪水交汇在一起，许多地方已是汪洋一片。公路上的车道很难辨认，我嘱司机小心翼翼的跟着前方的车慢慢行使。这时，对面驶来一辆中巴客车，为了避让对方，我们的车子不慎掉进了水沟，车前桥已被水泥板顶着，无法前进了。就在我十分着急的时候，一辆大卡车在我们旁边停下。“你们是来抗洪抢险的吧？”坐在车副驾驶室的中年男子伸出头来问我们。当他得知我们的实情后，车主老李和司机小王立即下车，与我们研究拖车方案。从抗洪前线撤回的一位消防战士也正好赶回前方执行任务，见状便问：“你们是来抗洪抢险的吧！”“是的，他们是从省里来的，现在有急事赶回海口。”车主老李接着这位战士的话说。

“天下抗洪一家人，我们一起来帮他们拖车。”消防战士笑着对我们说。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我们的车子终于安全拖到了公路的中间。我见他们三人全身被雨水淋透，心里感到非常的内疚，再三的向他们道谢，并询问他们的姓名时，他

冰国仙葩争春翠，
竞世芙蓉水面飞。

举杯椰林湾
岁月峥嵘椰林湾，
春风学子游江南。
举杯扬起拍天浪，
瀚海潮端启航帆。

饯行西海岸
又是春堤吐绿时，
柳道青青芳草萋。
柔浪轻风欲吻岸，
细雨花伞未湿衣。
犹记寒窗书灯好，
不觉两厢鬓鬓稀。
长笛晚鸣人将远，
相忆海鸥报归期。



往事 (油画)
王建顺 作

衣服有些宽，支持不住她，她就在画里，沉沉地想着她的心事，许是回忆她年轻的事了，眼神是模糊的，没有那样打摺的老式的凄哀，现在的日子比从前是过得好些了罢？不过日子是越来越少了，并且渺茫，看着看着，留着的一点什么却远了，有音乐遥遥地从身后飘来，很古老的调子，像是卡在老树干上，混着土地与草叶的鼻息。

我喜欢这个老妇人，画家的思想似乎隐藏其间，这情感与《国殇》是相近的。《国殇》里惊着我的是那些旧的报纸，在人物的膝间和脚下，远远的有风来，不多的几笔就表达出老树坚致酸硬的，特殊的感觉。画家那个时候该有十几岁了吧，我想像画家用单纯的眼神，远远地关注过这个画面，十一岁那年，他曾经怀揣 5 元钱和几个干馍，在冷的天里，扒着货车去北京——为了到中国美术馆看“革命历史题材油画大展”。为理想而吃苦的人，在那样的年月，理想会剩得很少很少，王建顺却是奇异的，他固执地相信自己，因为当中吃过许多苦，所保留的总是比以前更好了，像是得了大地与季节的允诺，固执地勇敢着。也许是这种固执和勇敢，才催生了他后来的《还愿》与《世纪大典》。

王建顺十九岁到海南当了军人，在部队一千几十年，他的画在军营里得到了自

上，抬手扶掖着前行，直到把我们送到大桥附近才肯离去。我握着他们的手一时不知道说啥才好。这时天色已全黑，过往的车辆和人越来越少。没有车如何回到县城，我们又陷入了苦恼之中。正在此时，一辆公安标志的越野车开到了我们身边。

“你们是抗洪抢险的吧？”开车的民警态度和蔼的问我们。“你怎么知道？”我有些奇怪的问。“你们的模样已经告诉了我”，他自信的回答了我。当听完我把水库的险情和一路上的水情介绍后，他果断的说，反正是过不去了，我送你们去县水务局吧。在车上通过与他短暂的交流，我们得知他是澄迈县戒毒所的罗所长，因患了重感冒，刚在医院打完吊针之后接到险情便火速赶往灾情严重的地方协助转移群众的。

回到海口的那天夜晚，激动的心情使我久久不能入睡。抢险归途中，在遇到困难的那一刻，那句被重复多遍的“你们是来抢险的吧”关爱的问话，简单而质朴，它仍萦绕在我的耳际，这是一句非常普通的话，但在那种特殊的场景里，显得那么的亲切感人。

由的发展。海南是一个奇异的地方，王建顺的画也开始鲜明热闹起来，《王国》里密密匝匝的椰子，成群的猴子隐藏其间，露了脸的，能知晓是猴子，它们和熟透了的椰子颜色原是极相近的，暗质质的画面上，一只猴子伸长了胳膊，与椰子隔着的距离，好像有晓晨的月光透过，顶上的椰子有些模糊的绿，再往下，却黑了，有一种不求甚解的神秘，椰子堆里的猴子们仿佛得了罗曼蒂克的指使，唧唧喳喳兴奋地叫着。好像海南就该这样的单纯亲近，家里的热闹总有一些娇嗔，不生效。

王建顺本人看着不像这样。他的一张自画像，戴着镶框的眼镜，高的粗眉毛，脸上涂满细块状，嘴角微微上扬，眼睛里有坚毅的微微的笑，是世事洞明的练达，仿佛说：明白了，这世界就这样，春天总会到来。——他给母亲的画像用了《春天》这样的名字，总是有些深意的。母亲总有母亲的可爱，碎花卦子里，地母的根性。

我顶喜欢风景画里的《老家》，正午的太阳下的一扇厚厚的古铜门，高的老朽的木的门槛，有一只半眯着眼的小猫，蜷在磨得光亮的石阶上，石阶正中裂开一条大缝，房门紧闭，中间露出一线白，右角边有独眼样的黑黑的洞，房子像在沉默，安静静长的，石阶上的脚印，已经看不见了，四下里长了青苔，一株新长的草开了两朵黄的小花，在日光中极淡极淡，幽幽的可爱的怅惘。这老去的屋子也许没有太巍峨的过去，可是它滋养了画家的骨髓，就有“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那样的绵远的忧伤，老屋坐于洛水之邑，原是古来歌舞地，唯有阶前猫倦，日色哽咽，沉沉地向铜门里低去，到底是成全了画家巍峨的千秋家国梦。

北 京 好 人

■ 彝 鑫(山东)

知道李哥本身挣的也不多。在经过一番推辞后，极度需要钱的我，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了李哥借给我的五万元钱。现在的我经常在想，如果不是这五万元钱，那么父亲肯定早就离开人世了，而父亲生命最后的岁月，也是用这笔钱撑过来的。后来我才听别人说，李哥是把准备结婚用的钱借给了我。

由于工作的过度劳累与对父亲的深切牵挂，我是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煎熬着。在那段日子里，我的体重也从 140 斤降到了 110 斤。由于心情很差，所以我下了班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无奈地看着电视与听广播。

看到我日渐消瘦的身体，李哥心疼了，他买了很多的营养品来到了我的出租房内，他对我说：“兄弟，你看你都瘦成啥样了？你得赶紧补补，你是家里的独生子，要是你再病了，可怎么办哪。我告诉你，人生在世，谁都会碰到困难，因为这就是生活。而我觉得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要保重自己，如果你身体不好，家里多担心哪！”听着李哥语重心长的话语，我的泪水流了下来。是啊！李哥的话没错，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我也必须要挺住。

可是我的身体却不争气，连日来对父亲的牵挂，整日里忙碌的工作，让我的身体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终于在猪年的“小年”当天患了胃穿孔。

[诗页]
根的营养
■ 王昌龙

你撑起了一片蓝天
你撑起了一片绿色
你撑起了三代人的信仰和希望
你用双手铸就了一座丰碑
你用忠诚翻飞了一地梦想
你用拼搏诠释了一种擎天的力量

泰衔着一丝嫩绿从万泉河畔窜出
那是你对北纬十七度禁区的勇敢突破
夜伴着滴滴乳胶汇成滚滚车轮
那是你履行着对历史的郑重承诺
站在那里，你就是一种象征一种品格
风吹你不倒，雨打你不落
因为你根的营养不是水
而是民族的殷殷重托

踏平荒凉的艰难历程
你汇集的是不甘落后的抗争
你印证的是无私奉献的精神
山是你的脊梁，海是你的胸襟
站在那里，你就是一种品格一种象征
风吹你更坚，雨打你更韧
因为你根的营养不是水
而是国家的庄严使命

[诗页]
海南拾趣(二)
■ 阿 福

仙人掌
没有绿叶呵护我也要生长，因为那尖尖的刺激怒了我。

秀英炮台
炮弹没了，炮口天天向着海诉说历史。

老爸茶
与时间打一场太极拳，享受光阴的富饶。

红树林
把海岸线遮掩起来，让岛礁和海水窃窃私语。

八一溶洞
沉默的岩石，把人间故事深深地藏在心里。

温 泉
不论走到哪里，我要为一方热土激情演出。

礁 石
我守望着海，海就把最美的花献给我。

台风
任凭你在空中怒吼，也到达不了大地的深处。

牛 车
没有前面的脚踏实地，哪有后面的车轮滚滚？

树 藤
不独立生长，怎么能超越树的高度？

海石花
永不干涸的海，孕育永不凋谢的花。

竹竿舞
跳得越欢，越要注意脚下。

父 亲 的 收 藏

■ 陈正优(海南)

我出身世代农民家庭，历代家境如洗，父亲白手起家，没有什么财产可继承。他没文化，不知道什么叫做收藏。他砖雕秦砖汉瓦、古字画这东西能值钱。可他却珍藏了一个石槽，在他心里弥足珍贵。

父亲年轻时手脚麻利，干活厉害活，泥匠活、农村主厨等都很在行。邻里邻村有啥活都请他帮忙。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邻村的一位老人家请他去砌东墙，送给他一只黑色的犬崽，算是一天忙碌的报酬。城里人养犬，是为了清除孤寂，作为逗乐的玩物，还起了些如“露露、逗逗”等雅号。农村人养犬大多都是为了看家护院，一般不起什么名号。

一年后，黑犬已长大成年，体壮个高，被毛密集，两耳直立，球形大眼，嗅觉敏锐，四爪粗壮刚劲。在父亲的驯示下，黑犬特别忠诚而聪明，领会主人意图。熟人来了，迎到跟前，取痒耳朵，撒痒的样子，把客人引到家门。我兄弟两年后回家探亲，它还认得家人，远远就迎上去，摇着尾巴，伸出肥大的舌头，舔着二弟的裤脚。有时来了客人，碰上家门挂锁，黑犬会陪客人坐在树荫底下，仰着头看着客人，显出无奈的样子。生人来了，“旺旺”几声，给家人报告来人的信息。一天夜里，有母鸡鸣窃盗之徒摸到牲畜圈，抱走家里的老母鸡，被黑犬发现，立即扑上去，一直追赶着，直到偷鸡徒把母鸡放下才罢休。邻居们都说他们家里老鼠闹得很凶，可我家却平静如水，因为黑犬是捕鼠好

手，来一个逮一个，老鼠不敢在我家露头。

父亲下地做农活，也常常带黑犬陪同，用得上的时候，能当个助手，碰到羊群糟蹋庄稼，还可派黑犬去驱赶。要去赶山（捕猎），那就非黑犬莫属，获得猎物，按当地惯例，黑犬也跟人一样，同等分得一份猎物。多次赶山，黑犬悟出路子，有时也自己出击，捕到野兔等猎物叼回家来。那个年代，农村生活还很苦，灾年就出现青黄不接现象，父亲告诫我们省着点，保证黑犬吃饱。

1983 年秋，周边几个村庄出现了狂犬病，有疯犬咬伤了几个人，其中一人不治身亡。镇里发出通知，十日内养犬户要自行处置。我父亲一直不敢下手。十日后镇里派来保安人员，把黑犬拉走。临走时，黑犬已明白眼前要发生的一切，赢起身来前爪摆动示意再见。当时我父亲已泪流满面……

黑犬在我们家生活了 5 年，做了那么多好事善事，贡献了全部，却什么也没留下，连个名号都没有。父亲十分难过，他到屋檐下捡起喂养黑犬的石槽，这是唯一与黑犬直接关系的物品，洗干净后收藏起来。父亲收藏之意，我的理解或是感恩，或是留念。

东方感恩文化
“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

2010 年 3 月 14 日，在中央电视台“我的综艺情缘”颁奖晚会录制现场，镜头前的我讲了一个关于北京好人的故事。如果不是这个北京好人，或许我早已死去……正是因为这个北京好人，使我这个在北京打工的山东人深刻地感受到：无论北京如何的日新月异，真情的北京从未改变，而这份真情将让北京的发展越来越好。

好人姓李，是北京邮政速递局一名热心肠的班长，我叫我李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李哥倾注所有帮助了我。那是 2007 年 9 月的一天，一个电话从山东老家打来，电话是姑姑打来的，姑姑告诉我，父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听到这一消息后，我的脑海如同打了一个晴天霹雳，因为这个消息意味着：父亲被判了死刑。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我本来想回家伺候父亲，陪父亲走过生命里最后的时光，可是因为要为病重的父亲挣看病的钱，所以我只好无奈地留在北京继续打工，为父亲挣医药费。

父亲治病花钱很多，也就是两个多月吧，我所有的积蓄就花光了。眼看着父亲就要因为没钱而断药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着急，正琢磨着跟谁借钱的时候，李哥及时地来到了我身边，他先是跟我聊着家长里短，临走的时候，他从包里掏出了五万元钱，然后说让我给父亲治病。

看到这么多钱，我真的被感动了，可是此时的我却不想接这五万元钱，因为我